

第 15 章 東方主義的折射

P.392

1940 年，一場爭論不但使中央論壇與沖繩縣政府，連沖繩當地報紙也被捲入，這場爭論現今被稱為「沖繩方言爭論」、或是「沖繩語言爭論」。

沖繩被佔有以來，一直都是實施日本的標準語普及化，這段時期裡，在縣政府的指導下更是帶動勵行標準語的運動。時值日中戰爭進入白熱化，朝鮮或台灣呼籲勵行「國語」作為皇民化運動的一環。沖繩的街頭巷尾到處懸掛「全家人說標準語」的海報，在學校，對於說沖繩語的學生則是發給「方言牌」以示制裁。在柳宗悅領軍下，民藝協會一行人拜訪沖繩，以保存沖繩文化與沖繩語言為訴求，與縣政府對立。

這場爭論經常以圖解的方式，來說明扼殺沖繩語言的縣政府與誓死捍衛沖繩語言知識份子之間的對立。不過，從以下的陳述來看，這場爭論除了上述的要素之外，還包含沖繩如何被定位在「日本人」邊界的相關議題，這個問題在主張定位的日本中央論者們，以及被定位的沖繩人們之間的爭論尤其甚囂塵上。

東方主義的「民藝」

為檢驗沖繩語言爭論，首先必須瞭解柳宗悅與朝鮮的關係。

因發掘日本民眾藝術而以民藝運動聞名的柳宗悅，出生於 1889 年。父親為海軍少將，本人卻相當的排斥政治。偏好宗教與美的柳宗悅，就讀學習院高等科時，便已參加武者小路實篤、志賀直哉等人主辦的高知名度同人雜誌『白樺』。進入東京帝大後攻讀心理學，還是大學生的他在發表第一本著作之後，宗教哲學、美術、詩人惠特曼、威廉布雷克等研究終於讓柳宗悅茅塞頓開，而柳宗悅對美術最感到興趣的主要對象則是羅丹、馬提斯、後期印象派等。

P.393

對這一類西方時髦事物感到興趣的柳宗悅，相形之下，之所以對土裡土氣的「民藝」感到興趣的轉捩點就是對朝鮮美術的關心。柳宗悅分別在 1916 年與 1920 年前往朝鮮旅行，從此醉心於李朝的美術、建築，甚至執筆提出一連串的朝鮮論。柳宗悅最為人所知的朝鮮論莫過於三一獨立運動正餘波盪漾的 1922 年，正值 33 歲的他發表了「為了即將被拆除的一棟朝鮮建築物」。因為這是總督府的建築計劃，對於拆除李朝時代建造位於京城（現在的首爾）的光化門行動表示強烈的抗議。在三一獨立運動後，統治上普遍瀰漫著動盪不安的氣氛，此一計劃藉由建造壯麗的西式官舍，作為宣示威信與文明的統治政策之一，1995 年，該官舍被視為殖民地支配的象徵，被韓國政府勒令拆除，日本媒體也對此派員採訪。柳宗悅的這篇文章刊登在日本雜誌時，到處都是用×、或 來掩飾敏感字眼，經翻譯成朝鮮語、英文廣為散佈之後，總督府不得不終止拆除計劃，甚至被迫妥協至必須保存門的建築、直接遷移的地步。

柳宗悅的抗議顯示出日本知識份子的良心，反之，政府方面卻臨時安排刑警跟蹤，柳宗悅本人仍一貫地堅持非政治的立場。柳宗悅在討論三一獨立運動後的

朝鮮時，曾經表示「我對於武力或政治毫無信仰可言」、「你們自己（朝鮮人）也不可以相信你們自己的武力或政治」。柳宗悅的抗議只是基於保存美術的立場。1923年，他寫下「總督府的人並非以暴行為方針，我知道那裡有一些有教養的人，以最熱忱的意志希望盡可能的施仁政」。¹

圖：遷移改建前的光化門

P.394

那麼，柳宗悅為何如此偏愛朝鮮美術？1920年，他在出國前往朝鮮時，曾以「我為何特別強調朝鮮美術」為題發表以下的演講（『柳宗悅全集』第六卷第六六〇頁）。

近代的日本，西方物質宛如潮水般席捲而來，傳統之美已逐漸凋零，所幸朝鮮當下尚未走到被現代文明威脅的地步。

在掀起西方文明浪潮之前，妥善保存東方之美的朝鮮美術是柳宗悅的世界觀，「為了即將被拆除的一棟朝鮮建築物」更是一貫的論調。柳宗悅稱光化門為「純東方藝術」，視總督府的建築物為「毫無創造性美感的洋派」，更強調「純正的東方之美是我們的榮譽，更應該愛護」。柳宗悅以日本讀者的情感為訴求；如果是朝鮮併吞日本、把江戶城拆了，日本民眾會有何感想？！假設當時決意重建，也不是朝鮮式的建築，而是「西洋的日本總督府」（第六卷第一五〇、一四九、一四五頁）。

日本對於柳宗悅來說，已經被定位為西方的一部分。柳宗悅在朝鮮指導朝鮮

¹ 『柳宗悅全集』（筑摩書房，一九八一年）第六卷三九、二二八頁。以下內容，所記載的卷號以及頁數之引用，出於該全集。關於柳宗悅與沖繩語言戰爭的論戰，除了『新沖繩文學』八〇號（一九八九年）特集之外，還有上沼八郎的「關於沖繩的『方言戰爭』」（『地方史研究』一四一號，一九七六年），這個語言相關的論文編選了前述的「那霸史 資料編第二卷中-三」以及谷川健一編輯的「我的沖繩」第二卷『方言戰爭』（木耳社，一九七〇年）中的大城立裕以及谷川健一的解說。此外，柳的批評傳記有談論了語言論戰的鶴見俊輔的『柳宗悅』（平凡社，一九七六年）以及水尾比呂志的『評傳 柳宗悅』（筑摩書房，一九九二年）、八田善穗「柳宗悅的民藝論」第四回（『德山大學論叢』二三，一九八五年）等，全集中朝鮮論（第六卷）以及沖繩論（第一五卷）的解說由鶴見以及水尾負責。另外，舉例而言除了早期評論柳的朝鮮論的幼方直吉的「日本人的朝鮮觀」（『思想』四四八號，一九六一年）之外，還有實際調查柳與朝鮮關係的高崎宗司「柳宗悅與朝鮮」（『朝鮮叢』一號，一九七九年、其中收錄於高崎 序中的「妄言的原型」），至於朝鮮論相關八〇年代之前的主要研究則由高崎負責整理。之後柳的朝鮮論，則有與沖繩論互相對照參考的親富祖惠子「柳宗悅的朝鮮觀與沖繩觀」（『國際關係學研究』一二號，一九八六年）或是太田哲男的『大正民主主義的思想水脈』（同時代社，一九八七年）四章等肯定性的評論。此外，關於這個時期的沖繩標準語實施運動的實際狀態的研究，則有近藤健一郎的『國家總動員體制下的沖繩之標準語實施運動』（『南島史學』四九號，一九九七年）。蓋括而言，關於柳的朝鮮論除了有一定的評價之外，同時還有人批評他的非政治性以及朝鮮美術=「悲哀的美」的論點，而在沖繩語言論戰中，對柳的評價已經落在正面肯定的評價。但是如同前面提到的谷川健一的解說，也有對於柳將語言視為與民藝品相同的固定物體的想法已經是對於柳的極限批評。此外，在花田俊典的「沖繩方言論爭三考」（『日本近代文學』五二號，一九九五年）中，也討論了開發與文化自我同一性之間的矛盾。另外，還指出前述的『沖繩之淵』中可以看出以民藝協會的論調「越強調尊重沖繩，心越傾向純粹日本」（二七四頁）的傾向，富山一郎則在『戰場的記憶』（日本經濟評論，一九九五年）中表示柳的「『沖繩文化』的發現，帶來了優良『日本文化』的新發現」，他並強調沖繩與台灣和朝鮮之間的差異（三九頁）。在本章中分析了（1）柳的民藝思想與東方主義的連接點，（2）沖繩本身對東方主義的對抗意識在融入同化論中所發揮的機能，（3）語言論戰中沖繩的「日本」編入與進行等。此外，竹中均在「柳宗悅的民藝理論與『實踐意識』」（『社會學』三九卷三號，一九九五年）中批評柳的民藝思想為反東方思想，但是筆者難以判別。此外，並參考了中見真理的一系列對柳的論點。

學生刺繡，作為實業教育的一環時，當看到模範作品時形容為「不認同朝鮮傳統之美的現代日式作品－亦即半西式化，既不感興趣、也沒有品味，作品充斥著愚蠢的圖案、以及毫無生氣的顏色」，更感嘆「在強勢的教育之下，失去傳統之美是朝鮮的損失」(第六卷第二十九頁)。對於柳宗悅來說，日本對朝鮮的同化政策，等於是「半西洋」、破壞「純東方」的行為。

P.395

原本應該是熱愛西洋美術的時髦青年，柳宗悅處處展現西洋文明破壞東方之美的態度，確實非常奇特。事實上，柳宗悅的志趣之所以轉向美術或文學的背景，源自於與白樺派關係密切的英國籍陶藝家伯納特力奇成為好友之故。根據柳宗悅的回憶，無論是印象派畫、或布雷克的詩，幾乎都是受到力奇的影響，諸如此類有關西方美術的議題，最後總是在圍繞在力奇深愛的日本美術上。每當提及瞭解日本的歐美人士，柳宗悅總是會以力奇、或是拉服卡迪歐漢恩為例，這2位人士一樣深愛日漸凋落的日本傳統藝能，厭惡膚淺的西洋化。姑且不論有多少內地人的殖民者大量的遷移至朝鮮居住，對於漢恩的朝鮮論點，柳宗悅更表示「住在朝鮮、討論朝鮮的各種人當中，沒有一個人的態度像漢恩如此。」(第六卷二十四頁)對於1912年在上野舉行的拓殖博覽會，力奇更是對李朝的陶藝顯示出強烈的關心，這一點，柳宗悅可說是完全的繼承。換言之，柳宗悅反西洋文明的志趣與對東方美術的愛好，是從與歐美人士的接觸而逐漸培養而來的，在一些不同的論調中因此影響之後柳宗悅對西方文明的志趣。²

從此，柳宗悅對朝鮮美術的喜愛，不輸給力奇或漢恩對日本美術的喜愛。朝鮮美術之於柳宗悅，是一種「悲傷之美」。因為朝鮮經年累月的內憂外患，「長久以來慘痛的朝鮮歷史，不為人知的寂寥與悲傷早已深深滲入朝鮮藝術」，既是「翹首盼望溫暖的日子」，更是「沒有任何一種藝術像朝鮮藝術這般期盼愛的到來」。柳宗悅對統治朝鮮的批評：「日本不知道送進多少銀兩、多少軍隊與政客到這個國家(朝鮮)，什麼時候才會將愛心也送進這個國家？」，甚至表示：「舉凡朝鮮人，

²另外柳對於他的朝鮮論，表示：「我總是覺得傳教師的罪惡史遠比他的善業史占的篇幅要來的多」，「特別是朝鮮的傳教士素質非常低下」，「我提及他們數次政治上的陰謀，其實是許多殖民地當地發生的事實」，並且還主張「就因此將不幸的原因全部歸於朝鮮人以及傳教士，我認為掩蔽我們自己本身的罪惡其實是很卑劣的態度」，「許多外國的傳教士妄想認為自己是優秀的人民。但是，我感到認為相同的醜態是優秀這一點，也存在於我們的態度之中。」此外，在批評內地殖民者對於朝鮮人的污辱行為，並主張：「外國人如果在日本採取同樣的態度，將會在日本之間招致多大的反感？」(六卷三〇、四九、六八頁)。從柳的傳教士觀，可以看出他的反西洋文明意識，表面上卻是亞洲主義者的主張，這點十分有趣。Lafcadio Hearn 也從西洋文明以及基督教入侵日本傳統文化的危機，高度評價在因為內村鑑三事件不敬事件所引發的論戰中攻擊基督教的井上哲次郎，倡導教育國民「以前的愛國心以及對天皇的愛」(太田雄三『Lafcadio Hearn』岩波新書、一九九四年、一二四~一三三頁)。柳雖然沒有極端地倡導國粹主義或是亞洲主義，但是抗議西歐近代文明造成非西歐文化破壞的歐洲知識階級，將天皇制以及補鯨產業等視為「日本的傳統文化」並加以擁護，表面上與右派的主張一致的現象，即使在現代也可隨處可見。另外，這點更顯現出，為何近代以後大部分的日本保守思想，由當時從歐美學習最新思想留學歸國的知識階級負責的其一理由。

比起金錢、政治、軍隊，更渴望一片人情」。問題不是政治或經濟，而是愛與美，對於這樣的「悲傷之美」，「朝鮮人心中對愛渴望的圖騰」，不但深刻瞭解朝鮮美術的精神，更讚頌其價值的就是柳宗悅一人。（第六卷第四十二、四十三、二十四、二十七頁）

P.396

到了 1924 年，柳宗悅在京城開設朝鮮民族美術館，同年，在偶然的機會裡，因為見到佛像的簡樸而深受感動，從此熱衷於走訪內地地方美術的旅行。1926 年，著手計劃將旅途中收集的民藝（「民眾工藝」的簡稱）成立日本民藝美術館，因為柳宗悅在地方與民眾身上找到日本在文明化之前早已流失、如今只存在於朝鮮的「純東方」之美。

繼都市、上層階級之後，逐步西化的日本，從只能從地方、或民眾找回傳統之蛛絲馬跡的意涵，柳宗悅的民藝運動與幾乎在同一時期抬頭的柳田國男的民俗學，可說是具備共同的要素。在他們開始運動之後的 20 年代中期以後，流行追求時髦的啓蒙文明論，亦即大正的民族政治時期告一段落，隨即進入提倡日本傳統的國粹論調的時期。明治時期，被視為特立獨行的外籍勞工—拉服卡迪歐漢恩，最初的翻譯版本全集是在 1927 年出版，身為日本文化擁護者的他，也是在這個時期以後開始受到注目。一貫堅持遠離政治、不求官位的柳宗悅，在民藝運動甚囂塵上的 1928 年，在同年舉行昭和天皇御大禮紀念的國產振興博覽會上，從「民藝館」也有展出作品來看，無論願不願意，柳宗悅並非全然與國粹主義復興的潮流無緣。

最早，柳宗悅便大聲疾呼與柳田南轅北轍的部分。1920 年代中期以後，相對於柳田自稱「一國民俗學」，除了日本民族以外，其他民俗沒有任何著墨，不僅僅朝鮮，柳宗悅對民藝品的關心遍及愛奴、台灣、中國等。為確保日本的國家自主性，柳田傾向於搜索日本獨自的民俗，因此，對其他民族的民俗顯得漠不關心，厭惡政治的柳宗悅，只要哪一片土地能夠展現出「純正」的民藝，柳宗悅非常樂意前往造訪。

P.397

柳宗悅不僅欣賞朝鮮美術，更對愛奴、台灣的民藝讚賞不已，基本上，他的評價都是相似的。當看到愛奴的工藝品，驚嘆地表示：「這樣的美感既沒有虛偽，且完全地忠實，如此驚人的表現，現在的文化人恐怕難出其右」；對於南洋諸島的服飾，則表示：「事實上，被誣蔑為野蠻人的民族，其一切事物才是真正具有壓倒性之美。所謂的文明國……毫不掩飾造假的生產」；對於居住在台灣山地的原住民織物，柳宗悅如此評價：「織物的歷史，也是越往上追溯時代，越能體會其美感，這才是最真實的。不受時代左右，蕃布之美當然就會世代傳承。」柳宗悅認為越不受文明污染的美越是純粹，在愛奴美術當中，「樺太愛奴的文物正確的將純粹保留下來；北海道的文物或許是因為經常與內地人交涉的關係，不得不逐漸被迫改變」；對於台灣漢民族的工藝廠，柳宗悅也忍不住的一吐為快：「只要不落入內地人之手，就不用擔心。」（第十五卷第五〇一、五〇三、五六四、五二五、六〇六頁），由此即可看出柳宗悅的論點已經開始以東方主義提出批評。

或許這只是強調柳宗悅的一面，他在批評日本的朝鮮美術研究家時，「他們的研究只是努力爲了滿足自己的知識，既看不到守護或闡明朝鮮價值的祈望，更看不到對這個民族的命運有任何貢獻，儘管知識正確，感情上卻異常冷漠。」（第六卷第十七頁）在愛奴論述上，「對愛奴的憐憫，根本不應該大過於對愛奴的敬意」，甚至主張：「你們不需要對這樣的命運感到悲觀，身爲愛奴人是何等的驕傲」，也表示：「我們的祖先也曾經有過相同的力量，但是現在……已經追不上你們的腳步了。」（第十五卷第五〇八、五三六頁）柳宗悅不僅僅愛好美術品，更是不吝對美術品的創作者表示敬意。

然而，柳宗悅也有另一方面的認知：「比起支那人（中國人），更瞭解支那民藝價值的莫過於日本人。對此，唯有支那人才能擁有如此豐富的製造能力、生產能力。因此，負責欣賞的日本人與負責製造的支那人彼此合作之下，一定可以獲得極佳的結果。」柳宗悅以愛奴人或台灣人的驕傲爲訴求，更與以下的理論不謀而合：「或許他們不懂如何劃分好壞，只有日本人才能找到真正的美感。所以，日本人必須提升他們對美的鑑賞力。……我們必須先認同他們的文物是傑出的，並且給予尊重。」（第十五卷第五七四、六〇二頁）。柳宗悅雖然尊敬「野蠻人」對美的創造能力，引導、指導其賦予價值的則是身處於文明的自身與「日本人」。

P.398

在此，最重要的是柳宗悅的邏輯對象又是如何看待這一切。儘管柳宗悅表現出對朝鮮美術宛如饑渴般的喜愛，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經翻譯成韓文之後，不是被批評成：「無論從哪個角度看，柳宗悅的立場，不過是主人對僕人同情罷了」，亦或「柳宗悅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道德抗議，不過是一種安慰罷了！以憐愛之美、哀怨之美來看朝鮮美術，根本就是帝國主義時代的眼光」（第六卷第六九〇、六九一頁）。雖然柳宗悅並沒有在他身處的時代受到如此批評，即使有，也會感到遺憾吧！不過，在柳宗悅心中對日本有深入瞭解的漢恩，就好像歐美人自私地認爲：「〔日本人〕當然是小孩子」，誠如第 7 章所述的種族主義者、也是熱衷於東方美術的研究者—寇司達務魯布恩，尊重傳統之美與東方主義之間的一線之隔何其微妙。³於是，柳宗悅的思想在各種有關沖繩的爭論上，受到當地不少直接的批評。

沖繩方面猛烈的排斥

沖繩語言爭論的開端起因於 1939 年年底開始，一直到隔年 1 月，以民藝協會或國際觀光協會工作人員爲主的一行人造訪沖繩，這一行人與沖繩的經濟專家、文化學者、政府官員舉行座談會時引發議論。

根據報紙報導或民藝協會的紀錄，柳宗悅在當時的意見大致如下：首先，柳宗悅表示：「並非反對使用標準話，而是不能忽視琉球的語言」，「希望觀光都市、也就是首都—那霸能夠積極擴充設備」，「土產缺乏沖繩人文色彩、實感遺憾」等。觀光協會的工作人員更是踴躍發表意見，「希望加強保存，讓觀光客欣賞到傳統之美、傳統的特徵」，「儘管獎勵標準語，容我直言不諱地說，確實做得太超過了」

³太田雄三前述書名五五頁。

P.399

「為突顯地方特徵、例如風景區首里城下的〔混凝土〕柵欄，希望能夠禁止」，「沒有飯店真的很不方便」。民藝協會的成員也跟著表示：「之前來的時候，希望遷移崇元門前有礙市容的電線桿，現在還未遷移」，「現代感的車輛會破壞風景區的景致」。整體而言，一行人的主張⁴除了希望擴充飯店等設施之外，基於「保存本縣固有的文物、風景名勝、古蹟」的觀點，「希望琉球語、墓地等原封不動地保存」。

對此，當地的電力公司答覆難以撤除電線桿，縣政府的警察部長表示勵行標準語或墓地現代化都屬於「縣的重大方針」，「我們不是為了贏得其他縣市的人突然前來觀光、表示讚美，希望諸位更為深入的思考」，一場議論終究各持己見。⁵之後，因沖繩縣教務部在沖繩的3大報紙上，以「懇請縣民不要沉迷於民藝運動」為題發表聲明，導致事件因而擴大。

此一聲明強調標準語的普及是為「皇紀2600年」的「輔佐歷史聖業」而發起的運動，同時，更舉出「最近外出工作的移民者紛紛表示捎來感謝之意，多虧了獎勵標準語，得以不再被蔑視或受到差別待遇」的現象，或是「根據軍中的觀察結果，過去沖繩縣出生的子弟兵，共同的缺點就是在志願的表達上，最近已漸漸改善」等，亦即強調不要被「外來者」的意見所困惑，務必貫徹標準語的獎勵運動。⁶沖繩因為經濟上的困窘，多數人不是外出工作就是移民，自大正時期被稱為「蘇鐵地獄」的景氣蕭條期過後，外出至本土工作或移民至南洋群島的人與日俱增，因語言及習慣的關係受到極大的差別待遇，南洋以辱蔑原住民的稱呼

「Kanakas」來稱呼這群人為「日本Kanakas」。「外出工作的移民」因為不懂標準語而受到差別待遇確實是不爭的事實，縣政府方面的主張卻是以軍事為首，亦即為統一「日本」而必須讓標準語普及，也可以說是堅持明治時期以來不變的邏輯。之後，縣政府以「未經許可擅自拍攝防衛設施」為由，拘捕柳宗悅等人，於是，民藝協會一行人被迫離開沖繩。

P.400

對於縣政府的行為，柳宗悅當然提出反擊。根據柳宗悅的說詞相較於「不必要的混入洋文」的東京語，沖繩語保有純粹的樣貌，「東方的美德就是隨時充滿對祖先的崇拜」，「沖繩人以在世界首屈一指的墳墓祭拜沖繩人的祖先、沖繩人的同胞為榮」，甚至以「在民謠當中生活的沖繩」來對照本土的現代都市生活與藝術早已分離的現象，對於專業的民藝，尤其是堅持沖繩傳統樣式的文物，更是以「純粹」，「展現完美的東方形態」大表讚揚（第十五卷第一五〇、一六一、一六四、一六六頁）。

由上述可見柳宗悅的主張無論是對朝鮮、台灣、愛奴的美術論，基本上都是一樣的。然而，卻在沖繩引起極大的反彈。

首先，沖繩縣政府官員吉田嗣延發表名為「愛玩縣」的評論，吉田對本體中

⁴ 「觀光座談會・論戰沸騰」（『沖繩日報』一九四〇年一月八日）、「問題的演變」（『月刊民藝』一九四〇年三月號）。引用為前述的『那霸市史 資料編第二卷中-三』三五五、三七四頁。

⁵ 同上書三五五、三七四頁。

⁶ 沖繩縣學務部「不對向縣民訴求的民藝運動產生困惑」（『琉球新報』、『沖繩每日』、『沖繩日報』一九四〇年一月八日）。引用為前述的『那霸市史 資料第二卷中 三』三五六頁。

央知識份子的評論如下：⁷

一千人等總愛高喊著：「我們大老遠跑來這裡，如果看不到新奇、好玩的事物，難免遺憾。」

一千人等總把縣當成他們好奇心的對象，當成好奇心的對象就算了，更糟糕的是當成鑑賞用植物或寵物。對於少數人總愛胡亂地歌頌沖繩，只是讓我們不免感到「又來了」的無奈！

吉田是戰後保守派沖繩振興運動團體的南方同胞援助會代表，在他的回憶錄裡也曾提及與柳宗悅爭論時的心情。

身為有 11 個兄弟的長男，出生於首里的吉田，因「蘇鐵地獄」的景氣低迷導致家道中落，甚至失去母親。儘管在族人的支援下前往內地求學，「對於沒有一口流暢的標準語，感到自卑」。努力苦學的他，進入東京帝大就讀，專攻社會學，並以貧困問題為論文主題，但在大學的環境裡，以擔任助手的羽仁五郎、清水幾太郎為首，「因資產意識抬頭，話題總是圍繞著哪裡的咖啡難喝，有些人用髮油將頭髮擦得光亮，「討厭的傢伙」而引來反感。對於洗練的言談舉止、輕鬆的對話，總是感到自卑」。大學期間，時值 1930 年代初期，正逢昭和恐慌期，吉田因參加國家社會主義團體而被逮捕，考量家庭因素後放棄社會運動，據說吉田一邊流著眼淚、一邊親手燒掉組織的相關文件。⁸

P.401

吉田之所以會加入這一場語言爭論是因為他在寫完貧困研究的論文畢業之後，擔任故鄉—沖繩縣政府新成立的社會事業幹事，當時正從事生活改善運動。當然，所謂的「生活改善」不僅僅是為了普及衛生或營養的知識等，也包括改變習慣與語言。專注於拯救故鄉免於貧困的吉田，「民藝協會一行人宛如身著手工紡織的貴族，對於其資產主義的言行舉止，實在無法坐視不管」。於是，特別強調「日本 Kanakas」這句話所象徵的差別待遇，縣外的朋友曾經痛心表示：「在縣外，標準語的重要性僅次於人命」，更以「本縣居民因為不懂流利的標準語，有形無形的損失非外人所能瞭解」，⁹以此強烈譴責柳宗悅。

提出譴責的並非吉田一人。對這場爭論有不少民眾大量投書至地方報社，全都是對柳宗悅表達強烈批評。一位曾經外出到阪神工作的讀者投書表示：「詩人或藝術家看到沖繩人簡樸的風俗民情，都會忍不住讚美充滿南國風情或是熱情的島嶼，然而，真正站在我們立場的人，充其量 10 個人當中只有 1 個罷了」，「古文物就留給一部分專門研究古文物的人去研究就可以了，為了明天的沖繩，由我們負

⁷吉田嗣延「愛玩縣」（『沖繩朝日新聞』一九四〇年一月一〇日）。引用自前述『那霸市史 資料第二卷中 三』中所刊載「問題的演變」三五七頁。

⁸『回想 吉田嗣延』（吉田嗣延追悼文集刊行委員會，一九九〇年）三二七、三二八、三二九頁。此外，下列對於柳的反駁投書刊載於『沖繩日報』、『沖繩朝日』，吉田表示「因為沖繩每日、沖繩日報憎恨琉球新報，針對琉球新報祭出支持民藝協會一點，因而支持標準語施行」（『回想 吉田嗣延』三三〇頁）。但是，從報紙投稿還推測沖繩一般世論有其一定難度，從是否贊成實施標準語中可以窺見沖繩島內部的對立關係正在角力，若閱讀民藝協會的此論戰的清單（前述『那霸市史 資料第二卷中 三』，四四三-四五〇頁），大致上而言，沖繩論壇上大多數為對柳的批評。但是這件事是否表示這些投書能代表當時沖繩住民全體的感覺？這一點還必須另外評估。

⁹同上書三三一頁。吉田嗣延「致柳先生」（『沖繩日報』一九四〇年一月十六日）。後者的引用來自於『那霸市史 資料篇第二卷中 三』三六一頁。

責建設就可以了。」，其他讀者的投書則是主張：¹⁰「對於愚昧的愛情或過度的愛撫，我們感到反感，我們只是希望一般人能以同樣對待薩摩（鹿兒島）人或江戶（東京）人的方式，來關心我們，甚至於輕視我們。」

當地的報紙更以下列的報導方式來譴責柳宗悅等人：¹¹

因為阻礙這一群風雅人士拍攝古琉球式的景色，致使他們厚顏無恥地要求撤除電線桿，此舉簡直就是希望沖繩的人不要用燈，也不要用電。一旦被視為沖繩旅遊的障礙，等於罔顧市民權益，國家也不會興隆，這種徹底的利己之心，除了敬佩別無其他。

P.402

沖繩當地也針對柳的民藝運動思想提出反駁意見。某位投書人士針對柳提出直覺發現沖繩之美的感性提出疑問，更形容「這並不是來自直覺，而是出自於柳先生極端厭惡資本主義機械工藝的反彈下所孕育出來的觀點」。在另一封投書中，更陳述「〔柳所讚賞〕的古代漆器，大部分屬於貝摺奉行所的作品，這些都是無視於必須花費的費用與時間所創作出來的〔非民藝〕之官藝品」，並主張柳並沒有發現隱藏在藝術品背後的沖繩內部階級關係以及對勞力的榨取。¹²

此外，國頭地區的教師也投書陳述：「雖然蓋一而論稱為沖繩方言，但是背後還隱藏著一二十層的面向」、「本島人不懂宮古方言，也不懂八重山方言，會導致這樣的狀況，主要是為了促進縣民的團結，因此單一地「實施」標準語，如此一來既有效率也很有效果。」對該位教師而言，在他學習標準語之前，一直只說著「無法與其他村子溝通的奇怪方言」，但是「現在已經可以自由地與住在首里的人們對話」。¹³實施標準語帶來的均一化，破壞了因為地方區域或是階級以語言區分的琉球王朝時代的秩序，對這樣的投書者而言，可說是一種解放。即使是柳視為單一存在的「沖繩」，對於住在其內部的居民而言，其實存在著錯綜複雜的對立關係。

這些投書意見，對沖繩而言已經不是全新的說法。早在 1901 年時，「琉球新報」主編太田朝敷就曾經主張：本土的「美術家來訪，稱讚本縣婦人的服飾，並突然倡導起保存論，但此舉純屬美術觀點，無關於社會觀點。」此外，伊波普猶也在蘇鐵地獄之後的 1926 年表示，沖繩美術可以如此優越，緣於「這是由「沖繩」的資產階級主導，與一般鄉下人完全無關，特別是古琉球人」。伊波這段主張，發表於東京雜誌所編製的沖繩文化特集，在群集了讚嘆沖繩風情以及風光明媚的文章中，伊波主張：「與中央的人們所想像的不同，琉球的土地毫不肥沃，近海也無

¹⁰ 田名宗德「標準語問題與縣民的使命(上)」(『沖繩日報』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七、二十八日)、城間得榮「琉球與論戰(上)」(『沖繩日報』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七日)。引用來自前述之『那霸市史 資料篇第二卷中 三』三六八、三六二頁。

¹¹ 比嘉順常「沖繩玩弄」(『沖繩日報』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一日)。引用自前述的『那霸市史 資料篇第二卷中 三』中所刊載的前述「問題的演變」三七六頁。

¹² 城間得榮「語言的社會性(中)」(『沖繩日報』一九四〇年一月十八日)。山田正孝(當真嗣合)的「標準語的問題」(『沖繩朝日新聞』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五日)。引用自前述的『那霸市史 資料篇第二卷中 三』三六三、四五〇頁。

¹³ 前述太田全集上卷二六一頁。前述伊波全集第二卷二七〇、二六五頁。

魚類聚集」，他以只有景色或是心情是無法帶來溫飽的筆調描述。¹⁴在來自沖繩的投書中，觀光協會或是民藝協會等發言幾乎認同柳的主張也提出反對意見的傾向，也有許多人針對柳的思想中不合理之處提出批判。

P.403

但是，這樣的論戰中，關於來自沖繩本身的反對意見，如同在吉田身上也看得到的狀況一樣，對於像柳這樣的東京知識份子混雜了挫敗的劣等感。比如當地報章中所刊載的一篇名為「致各位偉大的人們」一文中，陳述如下：¹⁵

……各位目前致力於將現在的沖繩腳步調整到與進步的日本一致。其實各位抱著心中的優越感來批判。……各位的態度實在非常輕率！恐怕就連小嬰兒的紅衣服，也馬屁地說成是世界上最棒的東西，最美麗的衣服吧？……沖繩的確是個好地方，這裡也是我們的故鄉，但是對各位而言如果真的是如此美好，恐怕只要一住下來，也會開始覺得「小孩子真的令人感到相當頭痛！完全不受控制！」，就開始想要逃避了吧……我們比各位更了解沖繩的悲慘狀況，並且致力於尋求解決之道。

這位投書者提及：「比如我們的女子服飾被各位稱讚為最美麗的衣服。請問各位有勇氣讓我們以日本女子就是這副模樣的感覺出席美國的博覽會嗎？」對人類館事件記憶猶新的沖繩人們而言，這不僅僅只是一個比喻的問題而已。但是這位女士對柳學者卻沒有信心，不認為他有勇氣在美國的博覽會中展示琉球服飾。

P.404

今天，這樣的論戰被稱為「沖繩語言論戰」，實際上，語言問題只是論戰的一部分而已，特別是來自沖繩當地的發言，常常與近代化和開發問題有關。但是，這些反對意見的最大特色為沒有人分開談論開發與標準語的問題。也就是說，沒有人一邊批評者柳先生等人的開發論，一邊贊成對標準語實施制度的批評。對他們而言，沖繩的發展與標準語的實施，是一體兩面的事，無法區分。正因為如此，前述的吉田等人不分開談論解決貧窮問題與標準語實施兩件事，投書者一邊批評著柳學者，甚至主張「與其一邊〔在縣外〕怒喊，但亂七八糟地發表意願傷了全縣的顏面，還不如在故鄉的紅土中任性無禮地死去，這樣子對全體縣民而言，說不定還比較屬於一個佳策」。¹⁶

在此，不同於朝鮮或是台灣的狀況，在「文明化」和「日本化」不被區分的狀態下，更反映出當時沖繩狀態認為只有同化才是發展以及解決歧視的唯一方法。雖然柳先生未必反對實施標準語或是進行開發，但是，在沖繩投書者的腦海中，只存在著接受同化來改善生活與消除歧視，或是繼續未開發與被歧視狀態的「二選一」的情況，並喪失了繼續探索這樣的二選一的言語結構會帶來怎樣影響的能力。在這樣的狀況中，柳的主張不但只被認為是一種讓沖繩繼續處於被歧視狀態的東方主義，甚者，沖繩當地對東方主義的抵抗意識，更轉為加強對同化的努力。

¹⁴前述太田全集上卷二六一頁。前述伊波全集第二卷二七〇、二六五頁。

¹⁵大宜味梅子「致偉大的人們」(『沖繩日報』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三日)。引用自前述的『那霸市史 資料篇第二卷中 三』三五七頁。

¹⁶前述田名論文三六八頁。

P404

「西洋人」的方言擁護

另外一方面，東京也注意到此論戰，許多的知識份子也發表看法，與沖繩的意見對立，幾乎所有人都一面倒地支持柳的言論。

他們所注意到的並不是沖繩當地居民的遭遇處境，而是以是否要尊重地方文化的抽象主題。這些中央的知識份子的共通點就是，將沖繩與日本的關係視為日本與歐美關係的縮影。例如，在『月刊民藝』發言的詩人荻原朔太郎就如此表示：¹⁷

漫遊日本的外國遊客，除了讚賞日本特殊的建築與風光之美外，同時也對日本人毫不留念地進行破壞，並低劣地一味模仿西洋的行為感到難過，雖然偶爾親切地給予日本一些忠告，但是日本人卻聽不進這些忠告，反而污衊說這是阻礙新興日本發展的無用關心，或是認為這些外國遊客的東方主義，只是為了將日本改造為他們的展示品國家，反而生氣地污衊對方，我認為這次的琉球事件，剛好與其有所相似之處。……

P405

另外，評論家佐藤信衛也表示：「現在內地人對琉球人的態度，就彷彿以前西洋人對待文明開化的日本一樣的有趣。今天的琉球人就如同當時的日本人一樣。」還有，清水幾太郎也說：「大家都知道當訪問日本的外國人一離開都會，反而會珍視這樣的殘片斷瓦〔農村的傳統文化〕。而這群開始反省所謂的現在日本文化尖端的人們，當他們一接觸到琉球文化時，恐怕也會馬上心生嚮往」等，這樣的例子簇繁不及備載。柳田國男也在『月刊民藝』的座談會上陳述：「原本那霸人個性輕薄隨便，正如同日本人在明治初期時對外國文化的態度」。¹⁸

相關的『月刊民藝』的特集文章，摘錄如下：¹⁹

我們如果將這次的問題向中央的一般文化人士詢問，我的意見為「現在的琉球，正如同上一個時代對西歐文化尋求文明開化的日本人一樣。」現在我懇請那些以改善沖繩風俗之名，亦即想走向文化尖端的人們，仔細想想是如何地被中央的知識人士蔑視。

這樣的發言正表示，中央的知識份子對於這次的沖繩語言論戰抱持何種關心的態度。換句話說，大部分的人們將沖繩視為談論日本文化自我認同性的材料來討論沖繩，幾乎大多數人並非真正關心這塊他們原本不甚了解的土地。

P406

¹⁷ 荻原朔太郎〈為政者與文化〉(《月刊民藝》一九四〇年三月號)。引用自前述的《篇第二卷中三》三八七頁。

¹⁸ 重新自〈之後的琉球問題〉(《月刊民藝》一九四〇年五月號)中引用佐藤信衛的發言。清水幾太郎〈中央文化與地方〉(『東京朝日新聞』一九四〇年三月二十六日)。柳田的發言為柳田國男、式場隆三郎、柳宗悅、比嘉春潮的「座談會 沖繩標準語問題批判」(《月刊民藝》一九四〇年四月號)。分別引用自前述的『那霸市史資料』篇第二卷中三、四〇三、三七〇、三九八頁。

¹⁹ 前述的「之後的琉球問題」四〇三頁。但是，清水幾太郎或是柳田國男等人討論了沖繩的歧視以及經濟問題，並不是本土全體的論者都只集中討論文化問題，但是事實上這依然是問題的焦點。

但是，他們並非屬於苦惱自己處於文化劣勢的弱者，盡可採取提出建議保存地方文化的強者立場。因此，他們才會擁有「彷彿以前西洋人對待文明開化的日本一樣」的感受。從上述的『月刊民藝』的文章中，也可看出其中隱藏著他們對沖繩當地，意識自己是「如何地被中央的知識份子蔑視」的「深刻反省」的優越感。

在此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在中央幾乎共通認為〈歐美對日本=日本對沖繩〉的關係，在沖繩當地卻不被接受。對於柳先生，以及反對他的吉田，「如同吉田一樣，這正與明治大正過渡期，對歐美文化心嚮往之，對西洋人採取卑微態度的部分日本人相同。」被指名道姓的吉田更回應：「這並非我的主張，把當時的日本與歐美的關係直接套用在沖繩，讓人不禁對柳先生對於此縣的認識感到一抹憂心。」²⁰柳的這段發言，恐怕除了只會更激怒吉田以外別無其他效果吧？

除了吉田之外，沖繩方面並沒有出現會對這樣的關係產生共鳴的人。如果將這樣的關係視為中央知識份子對自我陶醉無法分割的投影，那是可以想像的。原本，沖繩人的關心在於改善自己本身的生活以及消除歧視，如此是否與日本和歐美的關係雷同，他們根本毫不在意。但是大部分中央知識份子的發言，卻都祭出文化問題並熱烈地討論這個主題，相反地，卻對沖繩的生活與歧視問題毫不關心。

如果再提出些微相反論點的看法，中央的知識份子將日本與歐美的關係，直接視為探討自己本身文化的自我認同，與日本這個國家的一體化。對此，即使沖繩當地正面地施行標準語，實際上還是以地區的利益為首要優先。如果只看表面主張的話，前者提倡尊重地方文化，後者採取重視國家的態度，到底哪一個才是真正的國家主義呢？我們實在難以判斷。當地報紙的社論提出，針對在這場論戰中，「柳學者站在國家的立場」一點，沖繩的辯論者採取「站在縣的利害關係立場」。²¹被形容為「國家的」的柳學者或許他從未如此想過，亦或許完全風馬牛不相及也說不定。

P407

當然，在中央知識份子中也有反對柳學者的意見。言語學者保科孝一等人，就不甚喜歡國家統一這樣的論點，並從沖繩開發的觀點提出反駁。其中的文藝評論家杉山平助，透過自己訪問沖繩的經驗，表示「不正視可怕的貧窮生活，光是憑著讚賞過去的民藝品等，就主張這是過著幸福且正確生活的小島的主張，並不是幫助沖繩縣縣民的方法」，並提出：「不應讓全體沖繩縣縣民背負起博物館警衛員的責任，沖繩縣縣民不應只活在過去，更應活在未來」的說法反駁柳的意見。²²

但是，杉山的反駁並未對前述的二擇一語言結構提出質疑，並主張「徹底普及實施標準語，壓迫方言的政府方針完全正確」、「身為日本人，使用那樣的語言，恐怕對未來的生活產生不利的負擔」。除了因為沖繩已經陷入他所描述的狀況之外，當操著標準語面對沖繩的杉山的陳述時，表面上看來只是說著相同的語言，

²⁰ 柳全集第一卷一五二頁。吉田前述的「致柳先生」三六一頁。

²¹ 「金口木舌」(『琉球新報』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九日)。引用的前述的『那霸市史 資料篇第二卷中 三』四〇三、三六三頁。

²² 杉山平助的「文學與方言」(『改造』一九四〇年八月號)，同人之「琉球的方言」(『新潮』一九四〇年七月號)。引用自前述的『那霸市史 資料篇第二卷中 三』四二一、四一九頁。

其實是不把自己的有利立場視為問題的行為。此外，杉山更提出：「根據我的判斷，決定二、三天待在那霸」、「我只不過就像是那些爲了看一眼富士山或是櫻花而專程來到日本的西洋人一樣，空泛地懷著憧憬琉球風情的心情而來」等。²³恐怕他的立場，只是提出沖繩的發展問題來作為反擊他認為偽善的柳學者的攻擊材料，主要動機是和中央論壇內的抵抗意識有關，其實不是真正關心沖繩的命運。

最後，東京的論壇內幾乎充滿了熱衷於自己的文化論更甚於討論沖繩當地狀況的辯論家，實在很難說這是一個有具體結果的討論。因為內地政治家的朝鮮台灣統治論，與無視當地狀況成爲政爭話題一事並行所致。

P408

「日本人」的強調

在這次的論戰中，柳學者不同於大多數的學者，發表了一連串強烈意識沖繩當地困境的論文。他認為除了消弭歧視和實施經濟開發之外，他並主張「沖繩不應跟隨其他府縣腳步打開前方道路，應該以其他府縣無法跟上自己本身的力量開拓未來」，並說「縣民啊！提起自信，省視自己擁有的文化價值，對自己身爲沖繩人感到驕傲！」「雖然有人表示早日變更為標準語是縣民自己本身的期望，但若是縣民本身擁有自信的話，或許就不會這樣說了吧！」除了可以看出柳對沖繩的同情之外，同時也可發現他如同以前對待朝鮮的態度一樣，認為「比起任何的禮物、任何物質上的財物，最重要的就是給予縣民『精神上的自信』」（一五卷一八二、一七七、五九五頁）。

但是，在柳的沖繩論中，關於朝鮮、台灣以及愛奴部分並未提及以下主張（一五卷一八四~一八五頁）。

不幸地，本土的人們對琉球的概念，一般而言大多停留於杜撰。……琉球位置與台灣相近，並且被視為未開化之地。不然就是，因為與福州相近，人們想像所有的風俗文化都與中國相近。……從卑下的階級解放他們比從貧窮中解救他們更爲重要。之後，並將沖繩清楚明白屬於日本文化的系統之內一事，對外宣揚，對內更要提升他們的自覺。琉球不是殖民地，不像台灣一樣，歷史不同本質也不同。這是珍貴的日本文化系統內的一個區域，並且，對日本而言，也是至今依然傳承著許多珍貴傳統的一個區域。

沖繩屬於「日本」的一部分，將「如同台灣」、「不是殖民地」的概念，針對縣外的人民展開啓蒙，並促進沖繩的縣民產生「自覺」。這就是柳爲了讓沖繩的人們產生驕傲感的手段。

P409

其實從語言論戰的初期開始，柳就一直抱持著這樣的想法。從他來沖繩訪問

²³杉山平助「琉球的標準語」（『東京朝日新聞』一九四〇年五月二十二日）。同前述的「琉球的方言」。引用自前述的『那霸市史 資料篇第二卷中 三』三七一、四一六頁。

時，與警察部部長辯論時開始，作為保存沖繩語的理由，他就提出了「將來決定日文的時候，琉球語一定會給予重要的啓示」的意見。而這個意見來自於他的「語言學者一致認為，在日本目前現存的各種地方方言中，擁有最多傳統的純正和語的就是東北的土語和沖繩語。其中，後者在這一點上，具有國寶級的價值」的意見，即使在最初的反駁文章中，他也陳述：「編纂不日大成せらるべき大日本國語大辭典之時，在最純粹和語的一項內，我發現必須引用大量的沖繩語」（一五卷三五五、一四九、一五〇頁）。

柳這樣主張的背景，就是進行論戰的 1940 年的時代狀況。朝鮮、台灣、沖繩等地激烈地強制推動「國語」，但是相反地在本土部分，在國粹主義高漲的狀況下，卻大力提倡地方以及農村文化的復興。這一點可以說是反資本主義、反自由主義、反西洋文明的主張開始抬頭，以及受到主張「血與土」德國納粹讚揚「健全」地方農村文化的影響。柳也在呈報縣政府的反駁論文中，提問：「請問關於最近在德國、義大利大規模提倡地方語言、風俗、文學、工藝、建築等振興政策，你們有何意見？」並主張「中央語文被許多雜亂的語調弄得混亂，特別是在因為加入了外來語，正慢慢地喪失和語本身純正性，因此在我們面前，沖繩語的出現彷彿是拉近焦距般的存在」（一五卷一五三、一五九頁）。

這樣的論調並非只有橫向。比如身為民藝協會一員的式場隆三郎認為：「德文變得重視近代文化的地方性，那是因為他們注意到那裡保留著濃厚的民族特徵」，因此主張「健全的民藝已從中央消失，反而是依然保存在東北或是九州的一部分、琉球的事實，成了日本精神確認運動中最佳資料」。此外，長谷川如是閑以及石黑修等人解釋了在引證納粹的地方方言復興運動所使用的沖繩語的保存意義，英文學者壽岳文章主張：「如果今天東京的年輕女性所使用的詭異單字以及語法是活標準語的範本，那麼標準語，下地獄吧！」強烈表示反對標準語的強制制度。²⁴

P410

柳等人的主張，或許是一種在強烈壓抑語言的時代中採取的欺敵戰術。如同上述內容一樣，主張反西洋文明與保護傳統文化的民藝運動，原本就具有容易與納粹主義結合的因素。並且，納粹主義擁有在近代化以及普遍性上主張地方語言以及文化均質化的一面，同時存在反近代或是民族特殊性上反對均質化的面向，也就是兩種矛盾的容貌。相對於縣政府根據納粹主義的前者理論實施標準語獎勵制度，柳等人則是根據後者理論試圖抵抗。

這樣的理論中，柳傾向於主張：「來到被想像為不同於日本的沖繩，第一次遇見完好的日本」、「當逐漸落入近代風的輕薄形狀或是材質，低俗的圖樣或是色調之際，只有沖繩依舊保留著大和的風情，優雅的本質與美麗。」當然誰也沒有看過「完好的日本」，這只是出於他的想像。但是該主張要表達的是，沖繩語言以及文化並非只屬於沖繩自己本身，因為保留著古代日本的語言與文化，非常特殊，

²⁴式場隆三郎「琉球與標準語」（『東京日日新聞』一九四〇年三月二十九日）。長谷川如是閑「關於日文的洗鍊性」（『月刊民藝』一九四〇年三月號）。石黑修的「標準語的名稱與要件」（『月刊民藝』一九四〇年五月號）。壽岳文章的「標準語與方言」（『月刊民藝』一九四〇年五月號）。引用自前述的『那霸市史 資料篇第二卷中 三』三七一、三九〇、四〇六頁。

因而延伸到日琉同源論。柳在論戰中，主張「〔沖繩當地〕依然使用從鎌倉到室町時代，我們日本祖先所使用的語言」、「琉球傳統服裝的種類，大體上屬於室町時代」，並表示「天平的古都想必一定很美，憧憬這個古都的人，可以前來沖繩一遊」（一五卷一五九、一六二、五七九、五八〇、一六一頁）。

簡單來說柳的主張就是，沖繩維持現狀（比日本更日本），不需要半西洋化（非日本的日本）的東京或是東京文化的入侵。並且，這個保留日本古代文化的理論與日鮮同源論相同，柳在這個語言論戰中，雖然陳述：「我想起我曾經為朝鮮的一棟建築發表過公開文章」，但是仍然提倡：「沖繩不同於朝鮮或是台灣，甚至是支那。」²⁵

這套理論的展開，即使是沖繩當地少數柳的支持派——沖繩史學者東恩納寬惇也可通用。根據東恩納的主張，沖繩語的禁止會帶來「沖繩語不是日文這樣無可救藥的錯誤觀念」。這是「沒有理解狀況的官僚將沖繩語與朝鮮或是台灣等同視之」、「侮辱縣人的僭越措施」。對東恩納而言，比起實施說標準語，把原是「日本」的沖繩以朝鮮或是台灣同等級對待一事更為「侮辱」，強調：「最重要的事就是讓縣民產生自覺，認為所有沖繩文化，從日本文化整體來看都佔有極為重要的地位。」²⁶

P411

主張沖繩是「日本」以及和朝鮮、台灣之間存在差異的理論，似乎對沖繩而言也比較容易接受。批評柳的杉山平助，主張如下：²⁷

的確在現代，使用侯文的琉球人，比起亂用夾雜翻譯的詭異語言的我們，更讓人覺得更像日本人。

這件事情，對旅行者而言，也是一種「發現」。因為一般無責任的內地人，平常對所謂的琉球人並沒有特別深入的想法，還空泛地把他們想像成爲日本人與中國人或是朝鮮人的混血兒，這是很失禮的事情。……

柳主張「琉球和台灣或是朝鮮不同」。當我讀到這裡時，忍不住笑了，這根本就是將一部分意識性的琉球人的吶喊，由柳先生直接代爲表達出來。

他們一直不認爲琉球屬於日本以外，這一點實在令人忍不住神經緊繃。

例如如果在他們面前使用「內地」這樣的字眼，或許就會激怒他們吧！如果九州以北屬於內地，那麼琉球就是外地，也就是淪爲殖民地的意思。因此，我在一到達時，就被警告不要使用「內地」這個詞彙，應改用「其他府縣」的字眼以免惹當地人們不高興。

（但是，非知識階級的琉球一般民眾，還是稱呼九州以北爲內地）

他們並不喜歡使用琉球這個字眼。理由爲這是中國皇帝賜與的名字。

P412

的確不管「一般民眾」如何，沖繩的投書者都恐懼被排除在「日本人」之外。

²⁵柳全集第一五卷五九四頁。柳宗悅的「沖繩語的問題」（『東京朝日新聞』一九四〇年六月一日、收錄於全集末）。後者的引用來自於前述的『那霸市史 資料篇第二卷中 三』三七二頁。

²⁶琉球新報編「東恩納寬惇全集」第八卷（第一書房，一九八〇年）一七四、一七六頁。

²⁷杉山之前述「琉球方言」四一八頁。

在支持實施標準語的投書中，以台灣的皇民化運動為例，出現了「沖繩比起台灣更差了好幾個等級，台灣當地不論哪裡都聽不到方言（當地語言）」以及「縣民啊！不要輸給台灣！」的聲音。²⁸

但是，他們的想法與中央的知識份子不同，沖繩的投書者提出對「沖繩文化=日本文化」理論的反駁。有位投書者表示：「沖繩語在研究日本古語研究的資料上的確非常重要，無論再如何的重要，若無法使用於他途，則不具有語言上存在的價值」，並提出「或許會出現沖繩語在未來可能幫助決定標準語的意見，那這個未來，到底是何時？」的說法反駁。對他們而言，「琉球語不是為了成為幫助『不日大成せらるべき大日本國語辭典的編纂』的一員而產生，實際上琉球人們藉由彼此互相交換思想或是感情經營文化生活，發揮了它原本的功能，因為原本「今天我們的生活經驗無法再以古琉球的語言完全表達」的緣故，「無庸置疑地我們現在使用的琉球語已不再純粹。」柳以「國寶」的表現試圖賦予沖繩語榮耀，但是對使用者而言這只是日常生活使用的工具，「琉球因為這個古意盎然的方言，就因此必須當作大和語言研究的最佳材料因而備受珍視一事，就如同美國的印度家族型態，是研究古代社會最佳材料一般受到重視的道理一樣……，絕對不是一件榮耀的事情。」²⁹

原本倡導日琉同源論的伊波自己本身，早就在 1926 年時就提出「如果因為琉球保留了許多古代生活的模式，那就與日漸滅亡的愛奴人被當作國寶重視的意義一樣，除了引起學者的注意之外，特別是無法引起政治家的注意乙事，實屬憾事」的意見。伊波在這次的論戰中曾表達一段短短的意見：「我認為柳學者的態度十分認真也很純真，但是唯有一件事錯了，那就是他將語言與民藝混為一談一事」。不同於到處陳列的民藝品，語言是人們生活的工具，比起保存一事，更重要的是優先考慮人們的幸福。伊波對沖繩語的主張，雖然因為方言的壓抑，「喪失民族的榮耀」並不受到歡迎，但是也代表「小民族語言如果無法一般化的話，會自然消失，人為的阻止毫無用處」。他對柳使用「純真」這樣的形容詞，讓人感到伊波的委婉以及諷刺。³⁰

P413

但是，沖繩的投書者無法接受柳的主張的最大原因，如同某投書中指出：「我們的標準語實施活動是縣民無人可避免的被日本人強迫的啓蒙運動」，他們自己本身認為對「日本人」的同化仍是不足。³¹因為只要存在差異就不會被認為是「日本人」，如果不被認為是「日本人」就會遭到歧視，因而陷入恐懼的他們對於「比日本還日本」這樣的形容詞，只會認為是一種意圖將沖繩排除在「一般日本人」範

²⁸「松尾氏談標準語問題/縣出身騎兵的回憶」（『沖繩日報』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五日）。「縣民啊！不要輸給台灣！」（『沖繩日報』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二日）。引用自前述的『那霸市史 資料篇 第二卷中 三』三六七、三六四頁。

²⁹山田之前述文四五〇頁、城間之前述「語言的社會性（中）」三六三頁、杉山之前述「琉球方言」四一八頁。

³⁰伊波全集第二卷二八四頁。第一〇卷四三一~四三二頁。

³¹兼城前述文三六四頁。

圍的說法。

沖繩同化的最後階段

柳學者對此，認為沖繩居民應該抱有自信，並慢慢偏於倡導「在此，為何沖繩人還不吶喊出來說想看看日本呢？」、「最重要的是擁有對保留著龐大數量的大和文化獨創性的沖繩產生自覺！」的方向（一五卷一五九、一六七頁）。他至今依然還是努力理解沖繩當地的心情，並將沖繩編入「日本人」的境界內部。

但是，縣府部分卻無視於這些辯論，以完全無關的理論展開行動。1940年8月，在辯論的熱頭上，沖繩縣知事淵上房太郎與柳見面，並向主張保留的柳表示：「沖繩的語言只是單純的日本語系方言」，並回答：「若是再發展標準語的話，這個縣就無法發展。現在徵兵檢查時，還發生有人無法正確使用語言而讓人嘲笑的情形」，「請勿將沖繩縣與其他縣的狀況等同視之。沖繩縣即使在日清戰爭爆發時，也有從事中國工作的人」（一五卷五九九、六〇〇頁）。

這樣的回答，與確保作為國防據點的明治中期同化論不同，知事的認知可說完全兩相逕庭。早先引爆這些辯論的聲明就是如此，縣府就是以徵兵檢查來舉例說明使用標準語的好處，重要的是戰爭爆發時居民忠誠心的去留。

P414

另一方面，知事在與柳的會面中，完全沒有提及沖繩的投書者希望透過「日本人」同化的手段消弭歧視一事。對知事而言最重要的是，並非是沖繩文化是否為「完好的日本」，而是對日本政府與自己本身的忠誠心，是否會透過使用標準語的形式顯現出來。柳不反對實施標準語，更主張能與方言一同並用更好，但是知事卻拒絕了。因為雖然單就語言而言也有並用的可能性，但是忠誠的對象卻只有一個。對這個知事而言，「日本人」並非代表權力或是平等，而是代表忠誠與服從，居民在放棄沖繩語的過程中遭受的痛苦越大，就更可證明他的忠誠心越高。

柳對於知事的態度，反而落入必須更強調沖繩是「日本」來與之抗衡。在與知事面談三個月後的1940年11月，民藝協會提出這次辯論的最終見解，在『月刊民藝』上發表了「沖繩語言問題的意見書」³²並將沖繩標準語政策的歷史，區分為三個時期。

民藝協會稱爲的「第一期」，指的是從琉球處分後到日清戰爭結束這一段時期，「第一期的根本精神就是透過普及標準語來促進沖繩日本化，充滿極端濃厚政治色彩」。當時的背景是「沖繩人心……混雜了相當程度的中國崇拜思想」，「在這種情勢下的沖繩實施標準語的普及，彷彿現在日本對中國或是滿州等地輸出日文，或是在朝鮮或是台灣等地普及國語一樣的意思」，「換句話說就是針對沖繩實施半殖民政策」。

之後的第二期爲「沖繩縣民離鄉背井或是移民到南洋，或是前往大阪等地工

³² 「沖繩語言問題之意見書」（『月刊民藝』一九四〇年十一、十二月合併號）。引用自前述的『那霸市史 資料篇第二卷中 三』四二四、四二五、四二七頁

作，可以隨時透過旅行等方法與外部溝通的新時代」。並且，「這個時代下，沖繩縣民因為本身所謂的沖繩鄉土因素，常被誤會在人種上與其他府縣人民不同」，「爲了早日驅散這個鄉土的文化臭氣，人們認爲唯一方法只有振興沖繩經濟」。

P415

換句話說，第一期因爲政治上和軍事上的理由實施沖繩的「日本化」，第二期則是爲了避免被其他府縣「誤會爲不同人種」並消弭歧視而實施，因此各自擁有不同的實施標準語的動機。此點可說是，前者是淵上知事，後者是沖繩論者用來反駁柳的論點。

這個意見書中陳述：「在這個第一期、第二期困難重重的期間，對於爲了實施標準語而貢獻己力的人們，我們衷心地致上最高的敬意」「對於過渡時期中的沖繩，這樣的事情是歷史上無法停止的歷程」，並主張這樣的時期都已經成爲過去。此外，並說明「沖繩的文化，在全日本中型態特別單純」，「在這次支那事變中，上戰場前在鹿島神宮祈求出征平安的勇士們，在繁榮的那霸港送別的光景等，這些是對日本懷有強烈的愛國情操的人們」，一再強調沖繩人已經成爲偉大的「日本人」。並且，讚賞納粹的地方文化保護。

我們再次強調。沖繩的鄉土文化爲純正的日本文化。在這樣的事實越來越爲明確的今天，在培育縣民國民精神上，不需妄自地像其他殖民地一樣，從外部植入全部的日本精神。讓縣民清楚認識這樣的沖繩文化位置，從對鄉土無限的自信與愛意中，復興光輝的日本精神，之後，還與其他府縣一樣，必須傳達戰爭時緊急的中央意志。

在意見書的最後「我們今後的任務」中，強調了「對沖繩以外的外部人士，說明沖繩文化爲日本系列文化」並結束。

就這樣爲期約一年的沖繩語言論戰終於落幕。此論戰並非只是單純的壓抑地方文化與尊重地方文化的辯論。如同民藝協會給予的定義一般，這是一個認爲沖繩人尚未完全成爲「日本人」與認爲沖繩已經是完全的「日本人」兩方之間的辯論戰。

P416

如果針對柳個人而言，他的美術觀在這次的事件中遭遇極大的考驗。他除了避免自己的主張陷入東方主義以及排除的論點之外，他並努力於建立沖繩獨特性的榮耀與自信。但是，在當時言論的管控下，沖繩被編入到「日本人」的內部，只能透過強調沖繩與朝鮮和台灣的差異來支持他的論點成立。並且在這場辯論中，沖繩與中央雙方，沖繩就是「日本」，沖繩人就是「日本人」這樣的認識與自覺也確實地建立起來。如同民藝協會所下的定義一般，可說是明治中期以來沖繩

同化的最後階段。

柳在辯論的過程中遭到許多反駁時，曾經這樣陳述：「我現在靜靜地反省自己，我們在沖繩努力至今的工作，是否對沖繩真的不好？」他又繼續寫著：「一這樣想時，即使仍存在著我們能力不足的部分，但這些絕對不是有害沖繩的事，堅定的信條也可帶來幸福」，「或許可以說是我們太過自負，但我們堅信不疑。」（一五卷一七五頁）。在參與這場論戰的中央知識份子中，柳絕對是對沖繩最持有敬意與愛意的人物。如果要評價他在論戰中扮演的角色，恐怕即使時至今日，也難以兩三句話斷定。

之後，柳所摯愛的沖繩城鎮在戰爭中化為灰燼，只能透過民藝協會的紀錄照片或是電影來回憶以前的光景。他所拯救的朝鮮光化門也在朝鮮戰爭中被破壞殆盡只剩下地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到 1961 年柳過世為止，他一直沒有機會再造訪朝鮮與沖繩。對他而言，目睹自己的摯愛發生殘忍的事實，他纖細的心臟恐怕無力負荷。